

Academic Monographs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亨利·詹姆斯 笔下的美国人

代显梅/著

The Americans in
Henry James

.07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

代显梅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代显梅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ISBN 978-7-300-08406-0

I. 亨…

II. 代…

III. 詹姆斯, H. (1843~1916)—小说—文学研究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6349 号

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论丛

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

代显梅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40mm×202mm 32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6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8 00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以美国现代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早、中期的四部长篇小说为主要文本，以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融合思想为理论框架，探讨了詹姆斯对19世纪美国文化的反思与重构。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了19世纪美国文化贫瘠的状况，交代了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产生的背景。第二章《美国艺术家》以詹姆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德里克·哈德逊》（1875）为文本探讨了詹姆斯在文学创作初期对美国艺术家命运的思考。第三章《美国商人》以詹姆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美国人》（1876）为文本讨论了詹姆斯与美国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美国人的认知过程》以詹姆斯的早期巅峰之作《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为文本探讨了詹姆斯关于美国人从“天真”走向“成熟”这个复杂的认知过程的思考。第五章《美国精神的陨落》以詹姆斯的纯美国主题小说《波士顿人》（1886）为文本考察了詹姆斯十多年来在他的欧美主题小说中充分肯定的美国精神在内战后美国社会的走向，女权运动与新闻媒体已经联手将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破坏得面目全非，美国精神的异化中有詹姆斯对美国个人主义与民主思想的忧虑。论文的结语《“象牙之塔”的魅力》对整篇论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对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给予定位。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亨利·詹姆斯的写作背景	1
二、亨利·詹姆斯的文学抱负	3
三、“与祖国争吵”	5
四、亨利·詹姆斯对美国思想的反思	10
五、亨利·詹姆斯理想的美国人	16
六、亨利·詹姆斯评论	18
第二章 美国艺术家：《罗德里克·哈德逊》	23
一、美国传统的背叛者	24
二、欧洲文化中的迷失者	29
三、艺术与生活	34
四、艺术与激情	39
五、内容与形式	45
六、理想的美国艺术家	50
第三章 美国商人：《美国人》	59
一、美国人的民族特征	60
二、美国人的文化梦	64
三、交往的错位	70
四、“墙”外的美国人	78
五、实用主义的放弃	82

六、亨利·詹姆斯与商业文化	89
第四章 美国人的认知过程：《一位女士的画像》	95
一、天真时代	97
二、美国个人主义	101
三、经验的诱惑	105
四、“幸运的堕落”	111
五、悲剧性的崛起	116
六、亨利·詹姆斯理想的个人主义	125
第五章 美国精神的陨落：《波士顿人》	131
一、商业社会的价值观	133
二、新英格兰改革精神的异化	139
三、南方骑士精神的隐退	144
四、美国的新闻媒体	149
五、个人自由的消失	153
六、亨利·詹姆斯的政治思想	158
结语：“象牙之塔”的魅力	167
主要参考书目	175
后记	183

第一章 导 论

一、亨利·詹姆斯的写作背景

美国现代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的文学创作开始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时期的美国，民主制度使它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国民经济又在内战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在文化领域里，与古老辉煌的欧洲文明相比，这个国家却显得底气不足。美国缺少文化氛围，这不仅是因为短暂的历史使它没有机会积累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也因为在商业文化占主流意识的民主国家，文学艺术被边缘化了。

早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政治理论家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不仅指出了民主制度的诸多优越性，而且以欧洲贵族制度为参照，发现了民主制度不鼓励文艺的发展这个事实。在《美国人以什么精神对待艺术》一章中，托克维尔说：“民主制度并没有只使人的精神专注于实用工艺，它还使手工艺人们快速地大量地制造不够完美的制品，而消费者们也满足于这样的制品。”也就是说，民主制度使创作者和欣赏者都不再具有精品意识。德·托克维尔在 1835 年相信，美国的文艺匮乏是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提及文学时，托克维尔说道：“严格说来，美国的居民还没有文学。”这种说法包

含两层意思，第一，美国的读者不信任美国自己的作家，他们更愿意从“英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精华”；第二，美国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大多原本就是英国人，“在表现手法上往往也是英国式的。”“他们借用外来的情调渲染自己的作品，因而无法再现自己所在国家的现实，以至很少受到人们的欢迎”。^①

如果 19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文艺被笼罩在民主制度和欧洲殖民文化的阴影中，那么内战后的美国文艺就面临着新的威胁，整个社会被浓重地浸染上了商业掠夺和政治腐败的气息。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在其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中对美国第一代开国元勋们信奉并实践的理性价值观在内战后的丧失表示无限惋惜，书中处处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一贯用诗歌颂扬美国民主优越性的惠特曼也对这个国家要做世界上“最健全、最发达的自由国家”的表率这个梦想表示怀疑。对于惠特曼来说，无论是内战岁月里人们在精神上的净化、整顿，还是那个“多方面的、无所不包的、充分自由的个性至上原则”的宝贵遗产，全都处在被系统地出卖、背叛的危险之中，剩下的只有一味地进行物质扩张。^②

如何在欧洲文化和国内商业文化的双重包围中营建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理想文化模式，这恐怕是整个 19 世纪美国学者和艺术家思考的核心和努力的目标。美国的第一批作家、学者如华盛顿·欧文、爱默生、霍桑、库珀等纷纷走进欧洲，在异文化的氛围中观察思考美国的优势和缺陷，寻找美国文化发展的出路。爱默生在《美国的学者》这个“文化独立宣言”中为美国文化的发展指出道路：

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他们（指美国的青年，笔者注）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

^①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576 页，商务印书馆，1988。

^② Walt Whitman, *Democratic Vistas*,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49, p. 10, p. 12.

世上既有创造性的举止，也有创造性的行为和言词。这些举止、行为和言语并不说明背后有任何习俗或权威的根据。它们仅仅是从心灵自身的良知中自然喷涌而出的。^①

“认识你自己”，“研究大自然”，培养“活跃的心灵”是爱默生在这篇激情澎湃的演说中为美国文化走向独立自主开出的良方。霍桑的做法是用19世纪的新英格兰心灵想象着17世纪殖民地时代的宗教善恶，库珀向西部印第安人的森林中寻找自己的创作题材，麦尔维尔把注意力投注到大海。

作为美国内战后开始其文学创作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不仅继续着上一代作家和学者们思考的主题，而且，更重要的是，面对同样的问题，詹姆斯作出了与上一辈人完全不同的思考，发现了不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亨利·詹姆斯的文学抱负

1843年4月，亨利·詹姆斯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哲学家和神学家老亨利·詹姆斯的次子，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威廉·詹姆斯的弟弟。祖父留下的大笔遗产不仅使他们一家有条件站在美国的商业社会之外，而且可以使他们自由地往返于大西洋两岸，承受欧洲文明的熏染。詹姆斯自幼就随家人出入欧洲文明的艺术殿堂，巴黎的卢浮宫，古罗马的竞技场，伦敦的博物馆以及上流社会的沙龙都留下了詹姆斯一家人追寻历史文明的足迹。

詹姆斯的童年时光大部分就是在欧洲的这些大城市中度过的，虽然长期的旅行生活打断了詹姆斯正常的学校教育，但是，不同时期接触的不同国籍的家庭教师以及父辈结交的社会名流（比如英国作家萨克雷，美国学者爱默生和霍桑都是詹姆斯父亲的朋友）却让詹姆斯大开眼界。青年时代的詹姆斯更是难以抵御欧洲文明的诱惑，

^① 《爱默生集》（论文与演讲录），赵一凡等译，62、68页，三联书店，1993。

经常离开美国到欧洲大城市旅行，直至最后（1879年）决定定居英国。

由于频繁往返于欧美大陆，詹姆斯对欧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明形式的认识也自然地不断深化，置身于意大利的艺术之都罗马和巴黎这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城市中，年轻的詹姆斯自然感受到了美国文化生活和社会经验的贫乏。然而，另一方面，随着詹姆斯对欧洲生活的熟悉，他逐渐把欧洲的灿烂文明与当前的欧洲区别开来，把理想的欧洲与现实的欧洲区别开来。在克服欧洲迷信以及对欧洲文明的鉴别中，詹姆斯像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学者一样充分肯定了民主国家的自由和道德活力，确立了一个新生民族在文化上的独特身份。

詹姆斯是以法国文学评论开始其创作生涯的。法国作家笔下完美的文学表现形式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都让年轻的詹姆斯叹服。1867年，在一封给朋友T. S. 佩里（Perry）的信中，当时在文学领域里还是无名之辈的詹姆斯带着美国人特有的乐观和自信表达了自己作为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抱负：

我们年轻的美国人是未来的人。我觉得我惟一能成为批评家的机会就是让西方的和风尽情吹遍我的全身。我们生来就是美国人——应该承担起这个职责。我把这看做是一大幸事。我认为作为美国人就是接受文化的很好前提。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有优秀的品质。我似乎觉得我们站在欧洲民族的前列，因为我们可以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能自由地对待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形式，我们可以采摘、挑选并消化吸收。简而言之，不管在哪里发现（它），我们都可以将其认做自己的财产。没有民族标志是一种遗憾和落后，但我觉得美国作家也可以表明，世界上不同民族志趣和智性上的大融合和综合不是不可能的。^①

在这封信中，我们发现，詹姆斯从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充分认

^① Henry James,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 Roger Gar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868, pp. 23.

识到作为美国作家的优势就是“自由”——自由的批评精神与自由的吸纳能力，美国作家努力的目标就是要“融合”各民族的文化优势，形成一种兼容并蓄的理想文明形式。

具体表现在詹姆斯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发现，他在自己欧美主题的小说中，多是把单纯无知的美国人放进欧洲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考察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性。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也像他们的作者一样，面对欧洲文明这个极富挑战性的怪物，都经历了痴情的向往——懵懂困惑——痛苦反思——幡然醒悟和智性成熟这个认识发展的过程。在对各色人等的美国人的考察中，詹姆斯对困扰上一代美国知识分子的许多问题，比如美国人应该如何面对欧洲传统？什么是美国人的独特身份？作为美国艺术家面临什么样的命运？美国的个人主义将走向何方？美国作家是否可以像欧洲作家那样创作出经典文学作品？“自由”和“民主”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等问题，都给予了重新的思考和定位。该专题主要选取詹姆斯早、中期的四部长篇小说探讨他对19世纪美国文化进行的文学意义上的反思与构建。

三、“与祖国争吵”

亨利·詹姆斯发现，和他一样旅居欧洲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身上有一种“与他出生的那片土地特别的隔膜与不和——一种或许可以称作诗人与他的祖国争吵”。^①无独有偶，詹姆斯自己也没有逃脱“与他的祖国争吵”的命运，这种争吵不仅表现在詹姆斯对国人的不满以及对本土缺乏文化的抱怨上，而且也在于美国公众对詹姆斯的不满与批评，这其实就是一种相互的排斥和不喜欢。

1869年，詹姆斯第一次作为成年人到欧洲旅行，在佛罗伦萨写给母亲的信中，这位爱国者掩饰不住他对在欧洲旅游的美国人的

^① Leon Edel, *Henry James: A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5, p. 69.

鄙视：

对他们只有一个字——俗，俗，俗。他们的无知——他们对欧洲的一切东西表现出的小家子气、排斥和不情愿态度——一事当先，他们永远要用某种只存在于他们毫无顾及地吹牛聊天中的美国标准或者先例去衡量——于是，我们蹙脚而贫乏的谈吐、声音和嘴脸——这些东西可怕地瞪着你。^①

当然，詹姆斯对同胞在海外的无知和自负表现出的厌恶和批评主要是基于他对欧洲贵族社会礼仪、文化、经验智慧的认同。他似乎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必须要有雄厚的历史作铺垫。在托克维尔看来，是贵族制而不是民主制，是欧洲而不是美国才是产生文学的沃土，因为“一种东西越悠久，通常就越使人觉得壮丽和宏伟，并在这种思古幽情的影响下，使它更适于成为描写理想的对象。”^②显然，美国缺少这种久远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自然也就没有适宜于产生文学的氛围。这甚至是第一代扎根本土文学创作的美国作家霍桑也为之苦恼和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霍桑在他的长篇小说《玉石雕刻》（*The Marble Faun*, 1860）的前言中吐露出在这样一个历史短暂的国家，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所面临的困难：

没有阴影，没有古迹，没有神秘，没有令人沉郁的邪恶，我那亲爱的祖国的情形是，除了光天化日之下平凡而普通的繁荣之外，什么也没有。^③

终生固守本土文化并进行其文学创作的霍桑尚且如此，从小就接受欧陆“和风”熏陶的詹姆斯对美国文化匮乏的状况就更是痛心疾首了。1870年，旅欧归来的詹姆斯给《民族》（*Nation*）杂志写文章，他遍游美国，沿途所见的美国风景和美国人只能加深他对祖国的失望。在他的笔下，萨拉托加（Saratoga，美国地名，在纽约州，

① *Letters of Henry James*, Vol. One, ed. Percy Lubbock,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20, p. 22.

②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594页。

③ Nathaniel Hawthorne, Preface to *The Marble Fau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ichard H. Broadhead, Penguin Books, 1990, p. 3.

笔者注)周围的风景“没有远处闪烁的白色村庄,没有教堂耸立的塔尖,没有突出的细节。惟有一片绿色,单调而空旷。”那些过于无聊的母亲和女儿们“不管是早上还是夜晚,你可以看到一百个美人穿着沙沙作响的衣服,她们惟一的营生就是让衣服发出沙沙声”。那些徜徉在各大旅馆的男人们,嘴里叼着雪茄,跷着二郎腿,他们“绝不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社会造就的成熟产品。他们是些难以对付的家伙,自生自长,没有管教。当他们之间进行交谈时,我似乎听到的是贝壳破裂的咔嚓声。”^①

单调的美国风景,乏味的美国妇女,没有教养的美国男人,这些旅途的见闻让詹姆斯对美国极为不满。不过,严格说来,这种不满也是一种相互的抵触和排斥。1875年,客居巴黎的詹姆斯以书信体的方式给纽约的《论坛报》(*Tribune*)撰稿,但是,没过多久,他和他的出版人都发现,他根本无法或者不屑于用简洁明快的新闻体写作。这家报纸的出版人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说,詹姆斯写的东西“离大众的兴趣太远”。里德对詹姆斯抱怨道:“你肯定想象不到,我们谁也无法欣赏你为我们写的那些可敬的文章”。^②

美国报纸对詹姆斯的文章反应不佳,美国的杂志也对詹姆斯的作品缺少大众性表示担忧。1867年,《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主编豪威尔斯在给查尔斯·诺顿(Charles E. Norton)的信中说:“我不怀疑詹姆斯小说中的任何成功因素。但是我觉得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创造自己的读者群。”^③詹姆斯与祖国之间的这种摩擦在他写作的早期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在他出版《霍桑传》之后达到顶点。

在1879年出版的《霍桑传》中,詹姆斯为霍桑时代新英格兰稀薄的文化氛围对霍桑的创作产生的不利影响表示深深的惋惜,并列出了那个有名的美国缺少“高级文明”的清单:

没有君主,没有宫廷,没有个人忠诚,没有贵族,没有教

① Henry James, “Saratoga” (1870), *The American Scene*, together with three essays from “Portraits of Place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 H. Aude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6, pp. 469-480.

② Henry James: *A Life*, pp. 193-194.

③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22.

堂，没有牧师，没有军队，没有外交部门，没有乡绅，没有宫殿，没有城堡，没有庄园，没有古老的乡间宅第，没有牧师住所，没有带茅草屋顶的村舍，没有长满常春藤的废墟，没有大教堂，没有修道院，没有小型的诺曼底式的教堂；没有著名的大学，没有公立学校——没有牛津，没有伊顿公学，没有哈罗公学，没有文学，没有小说，没有博物馆，没有美景，没有政治团体，没有娱乐阶层——没有埃普索姆的跑马场，也没有埃斯考特赛马场！^①

当然，詹姆斯以上列举的这些条目欧洲都不缺少，或者说，詹姆斯是按照欧洲所有的这些东西为标准对照出了美国的不足。在他看来“艺术之花只有在肥沃的土地上才能开放，需要大量的历史才能创造出一点文学，需要一种复杂的社会机制才可以让一位作家进行创作。”^② 詹姆斯相信，霍桑之所以没有许多作品出现，教训正在这里。

詹姆斯借用霍桑的例子表达的这种对美国作家视野狭隘的批评以及对美国缺少“高级文明”的不满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1880年2月，詹姆斯在给佩里的信中记录了这次风波以及自己对美国公众的失望：

我那可怜的小书《霍桑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真是滑稽之极。我父亲寄给我许多短评，这些充满辱骂性的文章一个比一个卑鄙下流。其庸俗无知、偏激势利以及普遍具有的疯狂真是不可思议。但是，我觉得引起这样一场骚动是极大的幸事。这整个事件在美国的“文化”状况上投下了火红的光，并且给我只是含糊不清的印象提供了一百个精彩的例子，不管我用什么作为证据把美国的鉴赏力称作“狭隘的”，我的后继者们至少以后不会没有理由这么做了。^③

①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Vol. One,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p. 351-352.

② Ibid., p. 320.

③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87.

同年4月，詹姆斯在另一封信中再次向佩里表达自己对美国公众的愤怒与失望：

我为之写作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公众啊！——给他们讲话是多么令人鼓舞啊！但是，但愿他们不是真正的美国公众吧。如果我认为他们真是的话，我会放弃这个国家。^①

最让詹姆斯无法理解和忍受的是，他在文学上的知己或者说他的伯乐、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盟主豪威尔斯也对詹姆斯这种看起来居高临下的亲欧态度表示不满。针对詹姆斯上面的那个美国缺少文化的清单，豪威尔斯很不以为然，他义愤填膺地为美国辩护道：

去掉小说家的这一切“财富”，如君主，宫廷，贵族……，等等，詹姆斯先生依据英国观念认为我们缺少的东西，我们仍然还有人的全部生活，我们有能够向小说提供新鲜奇特机会的社会结构以及许许多多、无穷无尽的机会。和霍桑一样，人人都知道对那些老掉牙的破烂道具该怎么办。^②

豪威尔斯把詹姆斯视作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化因素称作“老掉牙的破烂道具”足可以看出他对欧洲文化的排斥态度。看到豪威尔斯1880年2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这篇匿名评论文章，詹姆斯的反应是“友好而精彩”，他解释说自己的《霍桑传》是一本“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虽然在使用“乡气”（provincial）这个字上有些过火，但他仍然认为文学作品缺少不了特定的滋养品：“一个小说家靠举止、习惯、风俗、惯例、形式等这一切成熟、既定的东西而生存——它们是他的作品真正的素材。”^③ 詹姆斯的辩解似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了这一切他所看重的构成小说的因素，没有了这些具体的文化和社会内涵，那豪威尔斯所说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詹姆斯与豪威尔斯在对待欧美文化的态度上发生了分歧，在文学作品应该描写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上看法

① Henry James: *A Life*, p. 248.

② W. D. Howells, *Criticism and Fiction*, eds. Clara Marburg Kirk and Rudolf Ki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35-236.

③ Leon Edel, *Henry James: A Life*, p. 248.

不一。

与美国读者和评论界的这次不愉快的遭遇使詹姆斯最终相信，美国不仅缺少具有高雅情趣的读者，而且还缺少能鉴别文化真伪的评论家。这就更坚定了詹姆斯的信念，那就是美国人需要拓展视野，提高审美能力，增进文化知识。

四、亨利·詹姆斯对美国思想的反思

就詹姆斯与美国传统的关系而言，如果说霍桑从心理描写和象征手法的运用这些文学创作方法上深深影响了詹姆斯，那么，在思想上，詹姆斯可以说是在对上一代以爱默生为代表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思想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有别于美国传统思想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爱默生与詹姆斯的父亲是老朋友，两家是世交，更是因为詹姆斯的童年是沐浴着超验主义思想长大的。在詹姆斯生长的那个时代，爱默生在美国思想文化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1863年，在巴黎的国际博览会上，美国人把爱默生的画像同表现美国最壮丽、最为人熟知的自然风景画摆在一起，展示在欧洲人面前，“这再好不过地说明爱默生在19世纪中叶美国文化中的地位。”^①用詹姆斯的话说就是，“爱默生是那个时代新英格兰的声音。”^②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英格兰，爱默生深感商业社会对人的神圣个性的腐蚀，为了把个人从商业和物质主义的大潮中拯救出来，爱默生倡导一种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思想，他的《论自助》可以被看做是典型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宣言书。他号召个人挣脱周围的环境和一切外在的束缚，走向独立自主：“坚持你自己；千万不要模仿”；“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们蔑视书本和传统，不是自己想到的东西不说”；“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人一定要顶天立地，使周围的一切环境显

①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310页。

② 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 Vol. One, p. 233.

得无关紧要”；“让一个人认清自己的价值，把万物踩在自己的脚下”；“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一切外援，独立于天地之间，他才会看到他的强大和成功”^①：

别有所求人，在千变万化之中，只要你立稳了台柱，不久就会有人出现，支持你周围的一切。谁如果知道力量是与生俱来的，知道他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他从自身之外别的地方寻求善，谁有了这种领悟，谁就会毫不迟疑地依赖自己的思想，立即纠正自己，挺身而出，驾驭自己的躯体，创造奇迹；恰如一个靠双足站立的人比一个用头倒立的人有力一样。^②

摆脱书本，摆脱传统，摆脱周围一切外在力量的束缚，面向自己的心灵寻求创造力，这就是爱默生在《论自助》中为美国人的精神不振开出的良方。应该说，在一个宗教上受制于加尔文教宣讲的上帝绝对权威、人性堕落的恐惧、文化上一味迷信欧洲、兴趣上一味关注物质发展的时代，爱默生的这种独立自主的思想是及时雨，它浸润了被商业社会和殖民文化的阴影笼罩和窒息了的人的鲜活个性，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的士气，为美国人的精神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因此，爱默生的思想在当时受到整整一代人的拥护和传诵。爱默生的《论自助》使“自助”这个词成为19世纪美国家喻户晓的用语，“许多美国人轻而易举地就能从舌尖滚出这个词儿来。”^③但是，爱默生的这些思想几十年后在成年的詹姆斯看来似乎有些落伍了，詹姆斯对以爱默生为代表的新英格兰思想的反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关于爱默生乐观主义的质疑、关于超验个人主义的反思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对待欧洲传统这个问题。或者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在关于人性、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传统的关系这几个问题上，詹姆斯对爱默生思想给予了一个文学家的审视。

爱默生在倡导个人的神圣和独立的同时，对人性表现出的信心

① 爱默生：《论自助》，《爱默生集》（论文与演讲录），283—307页。

② 爱默生：《论自助》，311页。

③ 罗伯特·贝拉等：《美国透视——个人主义的困境》，张来举译，37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